

穿过 大 脑 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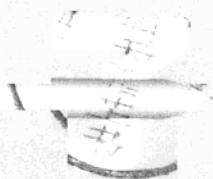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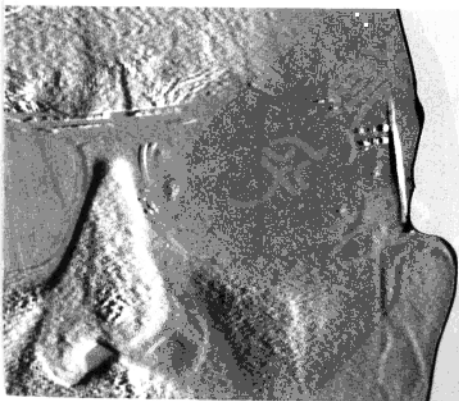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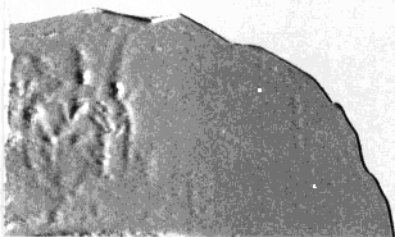
铁马 著

子弹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铁马 著

穿过大脑时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过大脑的子弹/铁马著,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
1998.11

(“太阳风工作室”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7-5039-1819-5

I. 穿…… II. 铁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2967 号

穿过大脑的子弹

铁 马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375 字数 207,000

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819-5/I·781

定 价: 15.00 元

目 录

序 幕	(1)
第 一 章 枪杀	(6)
第 二 章 奇怪的嫖客	(19)
第 三 章 验尸	(40)
第 四 章 失踪的女模特	(56)
第 五 章 疑惑	(72)
第 六 章 端倪初露	(95)
第 七 章 蒙面行动	(120)
第 八 章 乔治的美国	(141)
第 九 章 密谋	(146)
第 十 章 绑架者	(173)
第 十 一 章 寻梦园晚宴	(195)
第 十 二 章 陷害	(216)
第 十 三 章 孤注一掷	(234)
第 十 四 章 美丽的女强人	(249)

第十五章	生死搏斗	(258)
第十六章	杀手与爱情	(274)
第十七章	法网	(287)
尾 声		(293)

序 幕

五月节的前一天，星期天的早晨，六时三十分。

雨后的春天，苍穹瓦蓝，空气清新。

马天宝从团结湖公园走出来，发现门前广场的早市上挤满了卖粽子和干竹叶的小商小贩，晨练结束的人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，饶有兴致地开始了下一个项目——采购。他嗅着空气里苦涩的新鲜蔬菜和甜丝丝的糯米香味，喉结禁不住上下蠕动，食欲从胃肠映入了大脑。

马天宝的手在耐克牌运动裤口袋里没有摸到钱。除了一串冷冰冰的钥匙，就是湿乎乎的臭汗。

不过，他没有一点儿失望的感觉。食欲，反倒刺激他对生活的情趣保持一种特殊的敏感性，尤其是在一阵凶猛的拳脚运动之

后，精神得到松弛，四肢充满活力，他就会没来由地感到生命的欢愉。

他想，这个星期天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做。

马天宝愉快地吹起口哨，依然是那支百年不变的《铃儿响叮当》。

欢快的曲子刚刚跃上雪地，他的双腿就僵在了马路边。

他看到在他的“城市猎人”左车门处，停有一辆乳白色的大宇牌轿车。这辆车他再熟悉不过了，它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，时常在他的梦里翱翔。

这时候，他的手机忽然不识时务地“铃铃铃”鸣叫起来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马天宝的口气明显不耐烦。

“马天宝，你现在在哪儿？”对方的口气更是不耐烦，而且沙哑、疲惫。

“哦，是陈检察长吧，我在团结湖公园门口。”马天宝下意识地挺直身子，接着又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申辩道：“今儿个可是礼拜天呀。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，看看你表的时间。”

“现在是六点三十五分零九秒。”

“一小时后准时到你的办公室待命。”

陈检察长没等听到马天宝说“是”就挂断了电话。

马天宝将手机重新别进腰里。他望着那辆乳白色的轿车心里一阵懊恼，这就是他与这辆车主人的缘分！

他径直走到“城市猎人”跟前，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那辆大宇，掏出钥匙，打开车门。

“天宝。”

“小丹？”

马天宝作出吃惊的表情，瞅着从方向盘上扭过身子打开车门的朱丹，问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朱丹明显看出他是故意做戏，按以往的小姐脾气早就横眉冷对了。看来她今天心情也不错，笑咪咪的杏眼里含着情深意长的嗔怪。

“来吧，坐我的车。”

这样的情味，马天宝在朱丹的脸上已经有年月没有见到了。他的心忽悠一下就荡在了空中。

“怎么，要地震了？”

“地什么震！你这乌鸦嘴就不能改改？快上车，今天我请你到丽都吃早茶。”

丽都大酒店在本市很有名气，尤其那里的早茶，有广东炒粉，有四川汤圆儿，有上海小笼包，也有山东煎饼、西安黑米粥、广西莲子粥乃至内蒙古奶茶、新疆的抓饭等等，可以说荟萃了大江南北的风味小吃。马天宝耳闻久矣，早就想到丽都美食一顿，之所以迟迟未能成行，正是因为朱丹的缘故。

马天宝看了一眼表，六时四十三分，距离指定时间还有五十多分钟，如果抓紧点儿吃肯定来得及。

他重新锁好自己的“城市猎人”，俯下身，一只脚和头刚刚探进朱丹的车内，突然整个身体僵硬在车门口不动了，就像卡在了半空中。

在朱丹身后的车座上还坐着一个人，一个衣冠楚楚的胖男人。

马天宝张开的嘴里，像飞进去一只苍蝇，僵滞的面孔刹那间抽搐了几下。

他将目光慢慢地移到朱丹的身上。

“坐好喽，我再给你们介绍。”

朱丹说着，脸转向倒车镜，伸手发动起引擎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马天宝抽身用力关上车门，从他动作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愤怒。

他知道这部车上坐的是什么人，如果知道这个人还无动于衷的话，那么他恐怕就不能称做一个男人了。

那个人却很大度，打开后车门，多少有些笨拙地钻出来，朝马天宝伸出一只短粗白胖的手：

“马检察官，咱们可以说是老相识啦。”

马天宝没有去握那只伸过来的手。

他一只胳膊搭在“城市猎人”敞开的车门上，另一只手抛玩着那串钥匙，神情已是一副无所谓的笑嘻嘻的模样。

“王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多有得罪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是我求小丹来请你的。”

马天宝“唉”了一声，连连摇着头叹息。他说：“丽都的早茶我还真没品尝过。想吃，只可惜我就是没这口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陈检察长那里有令，我得马上赶去机关。”

“这么急？”王老板一愣，接着一阵哈哈大笑，假惺惺地板起面孔，说道：“你是不给我面子？”

“王老板言重啦。别人不清楚，我马天宝还不知道你的面子有多大么？”马天宝说：“今天真是不行，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。”

王老板收起脸上的笑容，立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目光意味深长地看着马天宝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”

马天宝提腿上了车，脚底下一蹬，吉普车的屁股一抖，一股蓝烟喷向王老板。

“王老板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“城市猎人”在一种非常娴熟自如的控制下，迅速而优异地驶出停车场，到了夜雨洗过的黑亮的柏油路上，顷刻间加速，犹若抖开缰绳的野马，一阵旋风般地飞驰而去。

第一章

枪 杀

在人民广场的西侧，由十字路口向北去的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，稀疏坐落着一些庞大但并不很高的楼厦。

这些楼厦式样古老，颜色灰暗，大多深居在高墙铁栏或者松柏苍柳掩映的院子里，有的门口甚至还挺拔着一位纹丝不动的荷枪警卫。

因此，神秘与庄重构成了这条僻静街道的主要基调。

这条横贯南北的街道，在市区交通图上标名为新华路，两侧集中了市委和市政府的

主要机关。本市民间话语里，特别是那些开出租车的司机们，则习惯上称它做官儿街。意思很明了，这里是说了算的人办公的地方。市检察院的办公大楼也在这里，街的最北端，是这一带惟一比较新潮的一座点式咖啡色大楼，远远地望去，仿佛一把青铜铸剑直刺云霄。

马天宝每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，熟悉得几乎闭着眼睛都能把车开到单位。但今天他却不得不将双眼睁得再大一些。

当他驾驶着“城市猎人”横穿过人民广场，刚刚拐进新华路口时，他就感觉出街面上的气氛有些异样。马天宝的直觉一向很灵敏。果然，很快他就看到在市委大院门前围聚有一片人群，人群呈扇形一直扩散到马路中央。因为是星期天，又是早晨，路面上往返车辆不是很多，一些围观的行人干脆就将自行车随意乱丢，无形中又成了人群外围的保护屏障。

这时候行车当然得格外小心。马天宝清楚地知道敢于聚众到市委上访的人，情绪本来就很冲动，稍有不慎，惹事儿的车就会成为一场骚乱的导火索。国人不是常言“法不责众”嘛，这种时候体现得最充分。近一二年，下岗的多了，集体上访的也多了，人们似乎尝到了把事闹大的甜头，动不动就呼呼啦啦地拥到市委门前。甚至连郊区的菜农，也常为乡长一类的芝麻官多吃多占屁大点儿的小事，时不时地到这条街上坐上一把。马天宝猜想，说不定又是哪个区的菜农心血来潮进城来啦。按常规，城里的工人闹事绝不会赶在周日，他们知道领导们也要休息。只有农民兄弟才不管你什么上不上班的问题，他们想干就干，心里只装一个想法：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

可是他错了。

就在他看到那片围聚在一起的人们静穆地站立，一声不

吭，脸上个个挂着悲怆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错了。

两个女人腰缠七尺白布，并肩跪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，她们的身前横铺着一条床单大小的雪白绸缎，上面用毛笔浓墨写有两个黑色大字：“伸冤”。字迹苍劲有力，墨汁泼洒适度，迸射出一股无以言表的怒气，一看便知是出自行家的手笔。

那两个女人，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，瘦骨嶙峋，双手不停地拍打着膝旁的地面，嗓音嘶哑，有气无力地反复哭诉一句：“还我的儿子，你们还我的儿子……”

另一位低头默默地跪在身边。

从身材上看，她至多不过二十岁。衣着俭朴，大方适体，双手挂在膝盖上，纹丝不动得像个日本女孩，一头浓黑的长发也不凌乱，束成一条马尾斜顺在颈旁。偶尔，她微微抬起头，朝那紧闭的大门望上一眼，但很快又垂下来。

马天宝在她抬起脸的一刹那，发现那是一张美丽惊人的面孔。

苍白，秀丽，悲愤的目光里带着少见的坚毅，仿佛千里雪崖上的一片红叶！

马天宝感到心被无形的钢针扎了一下。

他回到自己的“城市猎人”旁，拉开车门的那一刻，他知道，他本来已经遭到破坏的心境，这一天将会更加沉重。

二

办公室的门开着。

马天宝看见赵为民帽子扣在脸上，上身仰靠椅背，双腿叠

摆在桌面上，似睡非睡地摆动着脚尖。

一见这种姿态，马天宝就猜出赵为民这一夜里又有了非讲不可的秘密。

这秘密肯定又是与女人有关。

办公室里只有马天宝和赵为民两个光棍儿，两个光棍儿凑到一起，除了谈论女人，还会有什么能勾起他们更大的兴致呢？

欲擒先纵，是这小子一贯使用的伎俩。

不过，今天马天宝实在没有听他胡侃的这份闲情。

他先打来一壶开水，又从桌下面的纸箱里掏出一盒“康师傅”，泡上，也学着赵为民的样子仰靠在办公桌后。不同的是，他手里多了一支红河牌的香烟。

“马兄，给老弟上根儿烟。”

赵为民毕竟年轻，发现马天宝不理他的碴儿，自己首先就沉不住气了。

“你猜，我昨晚去哪儿了？”

马天宝没吭声，就像睡着了一样，干脆闭上眼睛。

“我陪一个哥们儿去了丽都。”

马天宝撩开眼皮，慢悠悠地吐出一个烟圈：“你又不是傻小子进城，上丽都有啥一惊一乍的。”

“嘿，马兄，这才是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。那儿小姐真猛，一上手就搂你的脖子，两只乳房顶得你喘不过气来……”

“小赵，你胆儿可够肥的，若赶上公安局扫黄队，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“谁不清楚，丽都是公安局的点儿，别说扫，守还来不及呢。”赵为民又接着说：“我昨儿个可没白去，听了一个有趣的

段子。说是有一对儿贴得直着火，男的忍不住说道，丽都小姐情真浓，不给小费行不行？陪舞小姐回答，世上哪有真情在，至少也得五十块。”

马天宝“扑哧”一声乐了。

“行啦，别胡扯了。陈检察长一大早就把咱俩弄来，到底是啥案这么急？”

赵为民半天没有回答。

他走过来，目光怪异地瞅着马天宝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你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装傻？”

马天宝看赵为民的模样觉得问题严重，不知不觉地也站了起来。常言道，检察院没小案，不带长也吃官饭。

“到底谁的案子？”

赵为民不相信地眨了眨眼睛，目光躲到别处，多少有点生气，说：

“按办案原则，你就等检察长明示吧。”

差一刻八点，马天宝和赵为民一前一后，走进了陈检察长的办公室。

办公室里烟雾腾腾。

陈检察长没有像往日办公那样，在那张宽大气派的写字台后一坐，略显发福的身躯配上威严的检察官制服，再加上那一头又浓又密不掺一丝杂色的白发，俨然一位气势逼人的大法官。可他今天却像一个退休老头儿，白衬衣袖一长一短地胡乱挽着，将军肚下的裤带松松垮垮，一脸倦容不说，双眼还布满血丝。他人斜靠在沙发一角，双腿尽量舒服地平伸在地上，手指夹根雪茄烟，依然不停地一口接一口抽着。

在另一侧墙面的一排沙发上，还坐有两个人，年长的是市政法委书记董梁材，旁边的那位四十左右、戴着黑框眼镜的是市纪检委书记刘铁。他们也是一脸的灰色，每人跟前茶几上的烟灰缸同样堆成了小山。很显然他们一直在研究什么重大事情，而且形成最后的决议并不顺利。

到底是什么案件，竟然令这几位顶尖人物如此头痛？

机 密

〈公〉字 1997 第 20 号

市委：

1997 年 6 月 5 日，晚九时十二分，我局刑警大队副队长黄飞翔，在办公室开枪击中队长张英头部，张当即死亡。黄随后又开枪自杀。

对于这起恶性枪杀事件，尤其是发生在执法机关内部，肇事者又非一般普通干警，公安局党组深感痛心和失职。经连夜验尸调查，初步认定为：黄自“严打”斗争以来，多次立功受奖，去年又被树为全国公安战线英雄人物，工作中其难免滋生骄傲情绪，居功自傲，与张闹不团结。事发当日，二人因工作产生分歧，酒后又发生口角，再加上黄一直怀疑张与其妻关系暧昧，情绪失控，终于导致了这起令人震惊的枪杀事件。

特此，急呈。

1997 年 6 月 6 日

文件想必是连夜印发的，很仓促，盖在年月日上面的公安局大印，上下颠倒，显得十分滑稽可笑。

马天宝却一点儿也笑不起来。

他知道，这个看似简单的枪杀案，其实很简单。

远的不讲，就说案发单位的一把手——市公安局现任局长秦海林，这两年政绩不俗，宣传搞得也不错，年初市委班子调整他进了常委，眼下又要任分管公检法的副书记已是公开的秘密，据说已经上报到中组部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你调查公安内部的案件，而且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小案，草率行事，对不起死者，认真深挖，肯定得罪活人。这活着的人，第一位就是秦海林——此案大小可以说事关他一生仕途的进退。

马天宝笑了，是那种无声的冷笑。

马天宝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。在任何情况下，紧张和慌乱，永远都不会属于他。

问题的关键，也不在胆大或者胆小，最重要的是看领导有没有决心，敢不敢摸老虎的屁股。

陈检察长终于咳嗽了一声。

他站了起来，打开身后的茶色玻璃窗。

阳光金箔似的洒进，清新的空气开始长驱直入。

陈检察长捻灭烟蒂，几步来到自己的大写字台前，将一张早已打印好的“6·5”特大枪杀案侦查令交给马天宝和赵为民。

“市委领导对这起枪杀案极为重视，特别责成杨书记、刘书记、秦海林局长和我组成查案领导小组。经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由马天宝具体承办此案，赵为民协助。你们两个刚才已经